



焚書收燼

商書

918
4



12
918
4

焚書收燼卷之三

東野

諸葛彞 撰

門人

源清熙 校

高書

湯誓

馬融曰、俗儒以湯為謚、或為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謚者、近之、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為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之言之、禹豈復非謚乎、亦不在謚法、故疑焉、陳師凱曰、古周書謚法解、一百八十二謚、並無堯舜禹湯桀紂為謚者、愚謂謚法當以周書所載為正、其餘諸家、皆後人贅附之文、如除殘去虐曰湯之類、皆不足據、只以



湯為號為是、今史記首卷、有謚法一篇、多周書一十二字、皆後人所增者也、繇曰、按陳說為勝、且謚法者、相傳周公旦公望所作也、然則周以前、豈有謚哉、若強為謚、別自後追謚之、已、然未聽周室追謚于虞夏商也、且書稱格汝禹、則非謚明矣、以文命為名者、妄也、按高湯、古音通、漢藝文志、有湯盤庚、則商湯、用十卷、其稱湯盤庚者、即商盤庚、則商湯、通用可知焉、又呂覽制樂篇云、成湯之時、有穀生于庭、昏而生、此且其大拱、註書序云、伊陟相太戊、亮有桑穀祥、共生于朝、自湯至太戊、凡五世矣、是似太戊亦稱湯、然則湯者、有天下之號、而非一人之名、後人誤為天乙履之號、又韓詩外傳云、有殷之時、穀生于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此似為履之時、而竹書紀年史記家語五儀解、皆為太戊時、則所謂伊尹者、伊陟而非伊擊也、亦知尹者官名、非擊一人之號也、成湯名履、論語墨子

並曰、予小子履是也、白虎通云、殷家質、直以生日名、予、易云、帝乙、謂成湯也、湯生于夏世、何以用甲乙為名、曰、湯王後乃更變名、子孫法身、本名履、此不經之甚也、古書上尚矣、故漢人不知殷家之王名、致此鹵莽、己、竹書紀年、悉載殷王之名、其以甲乙者、予雖未知其為生日否、要之、商時比之虞夏、其人稍文、故避其諱、而稱之、耳、且史記有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至湯凡六世、並在夏時、皆用甲乙、豈湯獨以初在夏世、曰履、及天下成、我有、改以甲乙為子孫之法乎、

王栢曰、小序謂湯誓者、湯與桀戰、於鳴條之誓也、今讀其書、初非鳴條臨戰之誓、乃亳邑興師之誓也、可謂大踈謬者也、

王曰、蔡沈曰、史臣追述之稱、格爾眾、悉聽朕言、下史記、爾作汝、悉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台以之反史記非作匪稱

曰稱舉也舉亂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戶雅反

諸侯伐天子也○天命一句在不正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

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舍音捨史記此二十字

次爾汝並作女穡作嗇正作政無夏字○蔡沈曰

穡穫割斷也亳民安於湯之德政故不知夏民之

罪而難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亳邑予惟聞汝衆

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亦蔡沈曰湯言我

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今汝其曰夏罪其如

台史記台作何是也○今汝夏王率遏衆力率割

夏邑史記遏作止割作奪邑作國○此以下至皆

欽割夏邑此桀率士民暴止有衆率怠弗協孔

農夫力田以重公役賦如割割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孟

國曰衆下相率為○韓詩

害皆作借史記時作是曷作何喪息浪反○韓詩

外傳尚書大傳劉向新序並云伊尹知大命之將

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

矣桀拍然而抃嗑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

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

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蠡曰據此時日曷喪本

桀語皆作借是疑脫人傍言庶民厭夏德久矣稱

桀語而曰彼謂是日何喪彼亦不亡若是願我

身以與彼借夏德若茲引衆民之言今朕必往往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天子曰一人湯未為天

也。稱予其大賚汝。○鄭玄曰：賚，賜也。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多矣，能無肥乎？是謂妄言為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罔戮汝。罔有攸救。

孔安國解：罔，謂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罔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大宰德大非之曰：君子為政，信賞必罰，况臨師乎？若孔氏之說者，幾于欺人，適可一行之，而不可再行也。夫不可再行者，豈君子政哉？孔氏蓋嫌慘刻之政，故有是說耳。然所謂戮者，非必誅殺之，唯為辱之已。軍法尚嚴，不與常政同。罪之所以立威也，非慘刑焉。蠡按：如孔說，則聖王與六國游說者何別矣？夫聖人一出政，則為天下萬世之範也。何以權脅之為如德夫，亦未為得之。古聖王之出師，招士必有誓言，所以使衆心一致之術也。示以大賚，勸以罔戮者，羈縻衆心之方，誓命之要

言也。故甘誓云：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此篇云：予其大賚汝，爾不從誓言，予則罔戮汝。泰誓云：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牧誓云：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可見以賞罰者，誓之常言，而羈縻衆心之術，非權脅驅之，又非徒尚嚴立威也。且罔戮，謂為隸而辱之，非謂罰及妻孥也。

仲虺之誥

虺，許鬼反。史記，作中囂。

左氏哀公元年云：薛之皇祖奚仲，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註云：仲虺，奚仲之後也。蔡沈曰：誥，告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陳師：凱曰：誥，上下通用。此虺告湯也。召誥洛誥，亦以下告上者也矣。

成湯放桀于南巢

孔安國曰：湯伐桀，武王伐纣，故號成。後世言大漢大宋，皆尊其朝之。惟，有慝德。授之德。

曰子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動則籍口仲虺乃作

誥曰明湯無可慙此記者之辭

嗚呼惟天生民昊天降之民有欲無主乃亂其民各有情欲是以

無主宰之惟天生聰明時人是故天必生聰明之人為民主使治此民

有夏昏德夏戶雅反下同民墜塗炭施虐政故天乃錫

王勇智非勇不能誅暴非智不能撫民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表儀

景之器禹本有五服之制蓋桀昏亂之故故民茲率

厥典奉若天命法典禹之舊夏王有罪罪矯天矯誣

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高受命用爽厥師

墨子作下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

師爽尤爽也言天不善于矯天布命而以其受

命在位以尤爽其衆也舊說以爽訓簡賢附勢寔

繁有徒簡如簡驩也之簡此肇我邦于有夏湯初

之諸侯有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悲里反○

七十里地於夏臺等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列傳亦皆

矧予之德言足聽聞矧申忍反○孔安國曰况我

尤桀所忌乎無道之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淫

不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孔安國曰勉於德者則勉

賞以用人惟己改過不吝于人所已之不欲無施克寬克

仁彭信北民蔡沈曰易文言云寬以居之仁以行

乃葛伯仇餉餉式亮反○地理志云葛今陳留寧陵縣葛鄉陳師凱曰在今歸德府寧

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

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

而奪之謂也葛伯仇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

怨曰奚獨後予大旱之望之望雨攸徂之民室家相慶

曰後予后后來其糝大悅故他國之民皆以湯為

君我民之戴商厥惟舊哉矣此其所以不可慙佑賢

遂能觸易不與遂
同遂退藩瓶遂成小進
之不羊及成不雅也

輔德顯忠遂良蔡沈曰此下因以勸勉之蠡曰賢

顯進兼弱攻昧兼兼愛也左氏宣十二年晉欲救鄭伐

楚鄭及楚平晉師將還士會謂荀林父曰兼弱攻

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撫弱嘗昧以

務烈所可也取亂侮亡左傳士會又曰仲虺有言

是十四年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

定之衛有君伐之未可以得志仲虺有言曰亡者

侮之時乎擄之取亂取人之國者已之國却亂侮亡

已之國却亡推亡固存推彼所以存邦乃其昌總

以下賢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語滿滿

也假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道也所謂禮義中以義

制事以禮制心禮義制心與匪裕後昆以此世寬

孰以弒予聞曰聞古人之言能自得師者王王于反謂人

莫己若者亡已音紀荀子云楚莊王謀事而當

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

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歸之言也曰諸侯

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

已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國

錢於此乎呂好問則裕好呼自用則小二句亦所

覽亦有此事王莫己王若者亡嗚呼慎厥終惟其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

救民殖有禮覆昏暴傾者覆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宜常崇敬永保之也在天謂之道降人謂之命

湯誥

周語墨子引此篇

小序云湯既黜夏命後歸于亳作湯誥如此

則謂歸亳後以受命而告國人也詳一篇大意

多說下敬畏天之事與序不悞按墨子云湯

曰惟予小子獲敢用玄牡告于上天曰今

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得知得罪于上下有善

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

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呂氏春秋云昔

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

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

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罪不敏使上帝

鬼神傷中民之命二書稱此篇語而俱為大旱

祈雨事因再熟視經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

于夏以彰厥罪及朕未知獲戾于上下之語

亦不能無錯簡脫漏且秦災以後所攙入非史之舊文千載之久何以克正之

王歸自克夏至于剗

夏戶雅反下皆同○蔡沈曰毫湯所都鄭玄曰今河南偃師漢

書註臣瓚曰誕告萬方誕音但告如字○爾雅云今濟陰毫縣誕告萬方誕大也蠡曰國大旱故告

之以祈雨之事

王曰嗟爾萬邦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禮云天子自惟

皇上帝

孔安國曰皇大上帝天也降衷于下民之衷如天誘其衷

命撫民者皆為衷言億兆之中生有從天撫民德者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

后孔安國曰綏安猷道也蠡曰性字初見人之所得而生謂之性恒性即衷也言如下有恒撫民之

德而能安于其道者夏王滅德作威君之德威威則天命之合君天下

刑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

罹其凶害弗忍荼毒荼音塗○爾雅云荼苦菜孔穎達曰毒螫人之

如茶之苦如毒之螫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告工

下同○蔡沈曰屈原傳云天者人之始也天道福

善禍淫福善人禍淫人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桀時山崩肆

台小子論語墨子皆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將行也

淫禍敢用玄牡孔穎達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牡用白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命誅桀聿求元聖

與之戮力聿允橘反墨子作聿戮力周反○元善

云、戮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

孔安國曰、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反、賁扶

也、榮華、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諸侯、家、卿、大夫、蔡沈

曰、輯、和也、蠡曰、言天、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計反

○受命有天下、若是我、則似天、以我為不有罪、而大

早五年為赤地、又似天、以我為有罪、我未知何罪

得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如是、故、凡我造邦

周語、邦作國、猶、無從、匪彝、無即、怡淫、○孔安國

曰、彝、常、怡、慢也、蠡曰、凡我、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命

各守其常道、爾有善、朕弗敢赦、罪當朕躬、弗敢自

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我非自怒之、唯天所閱之、其

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論語、墨子、國語、呂覽、皆無二爾字、是也、蓋後人因

上文、所攙入也、○此祈天之辭、蓋天之降災、以民

之有罪乎、我受命統御天下、民之犯罪、依我不德

然則罪不在民、而在予一人、何罪民之為、若以予

之不德、為降災乎、民將何罪、何、嗚呼、尚克時忱、乃

亦有終、天猶能是誠、我辭、乃亦含有終、民命也、

伊訓、小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孔

安國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

水、書、文、盡、卷之三、九、西、月、壽、歲

及湯沒而太甲立、按孟子云、湯崩、太丁未立、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
 尹放之於桐、又據竹書紀年、成湯履在位二
 十九年、陟外丙、勝嗣立、在位二年、陟仲壬、庸
 嗣立、在位四年、陟太甲、至嗣立、史記亦云、湯
 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子、
 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
 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
 甲、帝太甲成湯適、畏孫也、據三書、湯後外丙
 仲壬有天下、太甲受仲壬之後、非嗣湯明矣、
 惟元祀、漢書云、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蠡曰、班固所
 見、惟下蓋有太甲字、陸德明曰、祀年也、商曰
 祀、十有二月乙丑、蓋有音又、漢書丑下有朔字、此
 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祗音支、見賢遍父、
 祭祖廟、侯甸羣后咸在、祀國語云、甸服者祭、侯服者
 之、事、告、祭祖廟、侯甸羣后咸在、祀國語云、甸服者祭、侯服者

執豆籩、據之、侯甸之諸侯、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天子有事來而助祭、可知、冢宰、周禮及周
 曰、冢宰也、內則有冢子冢婦之名、蠡曰、周禮及周
 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太甲宅于仲壬之
 喪、三年不言政事、百官總己、伊尹乃明言、烈祖之
 之、職、以聽冢宰、非特高宗、伊尹乃明言、烈祖之
 成德、以訓于王、曰、以上史序文、烈
 勳烈、即謂成湯、
 嗚呼、古有復先后、夏戶雅反、墨
 方懋厥德、罔有天災、
 墨子、作方未、有禍之時、
 八字一句、方當也、統一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此下、有若能共允、任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十三字、
 不可解、恐有過謬、
 墨子云、察下山川鬼神之所、以
 莫敢不寧者、暨鳥獸魚鼈咸若、
 墨子、作百獸負蟲、
 以佐謀、禹也、
 暨鳥獸魚鼈咸若、
 允及飛鳥、莫不、比
 方、矧住人面、胡敢異、
 于其子孫不率、
 孔安國曰、桀
 心二十字、
 若順也、
 于其子孫不率、
 不循其祖道、

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蔡沈曰殷監不遠在夏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孟子造

近於夏故首告以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上有天

誅二字鳴條作牧宮哉作載○湯誓序云與桀戰

于鳴條之野孔安國曰在安邑之西造哉皆始也

意同言天誅直降桀之都吾始謀之毫據孟子朕

伊尹自謂惟我商王布昭聖武數聰明之德施政代

以寬代暴虐兆民允懷德懷商今王嗣厥德罔不在

初立政教立愛惟親立敬惟長長丁文反○家語

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孝民順也教之以睦而

民貴有親教之以敬而民貴有命民既孝於親又

順以聽命措諸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刑于寡妻至

天下無所不可

家邦擴而克之嗚呼先王肇修人紀蔡沈曰上文欲太甲

湯之所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子你從命而

者如中下文所云

不拂微諫而不倦○坊記云子云從命不忿微諫

不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蠡曰此孔子釋此句者

與荀子同恐古書文如此孔安國居上克明為下

曰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

克忠荀子你為上則與人不求備成王城君陳周

此檢身若不及莫矜而事能以至于有萬邦湯既

故有茲惟艱哉非凡人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墨子你下求聖君哲人以裨中輔而身上制官刑傲于有

位曰湯為後嗣合哲人輔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

之且制官刑戒之

墨子云以尚賢為政之本也

制官刑傲于有

位曰湯為後嗣合哲人輔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

室時謂巫風

孔安國曰常舞荒淫酣歌廢德孔穎達曰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為巫

之風蠱曰墨子云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緯小人否以二白黃

經此君子小人出此贖罪言下犯巫風之罰也此篇下文云其刑墨私疑古時三風十愆亦各有刑法

而後世脫落之耶三千載之久秦火之餘燼何以知其真敢有殉于貨色恒于

遊改時謂淫風

殉辭荀反○殉如殉之殉言以身殉之敢有侮聖言

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

遠于萬反耆巨矣反比毗志反

○耆年老也惟茲三風十愆

孔穎達曰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

色也遊也改也亂風四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

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

三風十愆之辜也

具訓于蒙士

蒙如童蒙之蒙愚昧之稱詳悉訓之含其知其非也

以上官刑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

祗音支○使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聖謨嘉言美稱湯之謀與訓也洋洋

伴黃言孔章盛大貌彰明也按墨子作嗚呼舞伴

惟上帝不常何福善禍淫

不善降之百殃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爾惟德

罔小萬邦惟慶

爾惟不德讀罔大隆厥宗

罔無小滅宗無大呂覽作德後無小○罔小罔大與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同法雖下一句用小字一句

用大字然二句各兼大小義立言之法爾

太甲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 十一 海月樓藏

小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孔叢子孔子曰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于冢率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孔安國曰不明不明居喪之禮孟子云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又云公孫丑謂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故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史記云帝大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據孟子以下則不越居喪之禮亂湯典法可知也且經稱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熙王越厥命以自覆可見太甲暴虐于民不率先王之典伊尹諫之如此其悉矣豈直為不明

居喪之禮哉按不明謂愚昧昏妄不從教訓也

經云伊尹曰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王祖桐宮居憂未嘗謂放其曰放者見于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傳祁奚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爾來孟子之徒皆曰放公孫丑問云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故太甲于桐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因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他日萬章問孟子曰舜立為天子則故象何也孟子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伊尹於太甲亦然以顛覆湯之典刑其意以為使之居桐迎先王之墓處憂哀之地則感湯之成德凶暴之志幡然頓悛若彼遽悛之反善則迎之授其政如其謀三年果悔過自怨聽伊尹之訓復歸于亳微伊尹何至改過如此其亟乎此謂之伊尹之志矣孔

叢子亦謂其故君者率之以義強之以孝而以禮括其君也後人不違其義以放為如放驪兜于崇山之放故致紛紛千百年眼云孫李昭示兒編云放當作教以策文相近故論爾此亦惡放名而作新奇說在小序則如可通而左氏孟子則不可作教字讀焉可笑殊甚按竹書紀年云太甲即位元年伊尹放之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此不經也此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當以證焉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孔安國曰惠順阿衡平也鄭玄詩箋云阿衡伊尹湯倚而取

攝政之號詳于說命下篇伊尹作書曰蔡沈曰商

告戒及太甲徃復之辭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蠡曰太甲上中二篇說命三篇西伯戲黎微

子其體裁皆同與佗誓命訓誥偏載其事者不同焉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

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

下祇音支○鄭玄大學註云顧

猶念也諷猶正也說文云諷理也物茂卿曰諷審也蠡曰三說皆通蓋顧眷也明命福善禍淫虧滿

益謙之類皆是也蔡沈曰承奉祇敬也孔安國曰肅嚴也天監其德用集大命

撫綏萬方大統未集其義也孔安國曰集就也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左右音佐佑辟必亦反下同○孔穎達曰孫武

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者尹正天下之義故號曰伊尹亦以號自稱蠡曰屈原天問

云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墨子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尹名為摯明矣伊尹嘗謂吾使是君為堯舜

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此佐君居眾者肆嗣王丕承基緒肆脩厥德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夏戶雅反○蠡曰吾先既視有夏之所以興廢孔安

國曰、復都、在毫西、陳師、凱、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亮反、下同、○孔安國曰、周、忠信也、蔡沈曰、國語云、
忠信為周、蠡曰、皇皇者華、詩、五章、自次、章、至卒、章、
末句、各有周字、曰、周爰咨諏、曰、周爰咨謀、曰、周爰
咨度、曰、周爰咨詢、魯語、叔孫豹曰、諏、謀、度、詢、必咨
於周、忠信為周、是也、自周有終、言其君自忠信、而
克保國之道、相亦惟終、言臣亦思終、君道也、謂禹
能治天下、益稷、皋陶、佐之、凡古以終始為言者、皆
言克終始、政于天下也、如下、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慎
厥終、惟其始、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慎厥初、惟
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皆是也、其後
嗣王罔克有終、樂相亦罔終、牛飲者、嗣王戒哉、太
祗爾厥辟、祗音辟不辟、泰厥祖坊記、作厥辟不辟、
世、王惟庸、罔念聞、朱熹曰、六字一句、庸、如王庸作

之、伊尹乃言曰、貫篇意者、猶史家傳記之流、先王
昧爽丕顯、坐以待旦、雞初鳴、孜孜而起、苟求後彥、
啓迪後人、以詒厥孫、謀、無越厥命、以自覆、越本又作
之、越、顛越也、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四海困窮、若虞
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省息井反、括故活反、緇衣、
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鄭玄曰、虞、主田獵
之地、機、弩牙、度、謂所擬射者也、虞人之射、禽、弩已
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為
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群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埒
允明曰、往者、以往也、張、起、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所
學、射、于羿者、惟朕以懌、音萬世有辭、德教加於百
當必志於穀、惟朕以懌、音萬世有辭、德教加於百

王未克變孔安國曰不用訓伊尹曰七字又茲乃不義又本

作誼唐習與性成迎蘭槐之根漸之滄君子不予弗

狎于弗順言諫而營于桐宮密邇先王蔡沈曰成

地張守節曰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

太甲所放處按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

其訓無俾世迷孔叢子作其訓罔中以後人迷王徂

桐宮居憂克終允德祖之明德○營于以下又史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有音又○不書日或脫誤即伊

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孔安國曰冕冠作書曰

史官語民非后罔克昏匡以生表記生作寧蓋以音

元后何戴后非民罔以辟四方非辟必亦反○后皇

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敬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天之未厭商德使王能王拜手稽首曰稽音啓下

臣辭下同拜手稽首諸侯見天子禮也而太甲見

伊尹成王見周公皆用此禮者蓋伊周並攝行天

子之政甲成不居其位故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

不類底之履反○蔡欲敗度縱敗禮縱敗必邁反以

速戾于敬躬安國曰計反○孔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卷之三 十五 禮記卷之三

孽不可追追故亂反孟子作活蓋一音轉訛○孔安國曰孽災追逃既往背師

保之訓背音佩不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

終惟思也伊尹拜手誓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

明后譬然先王子惠困窮赤子民服厥命罔有

不悅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並其有邦與民同憂厥鄰乃曰後我后

后来無罰民所無道弔其民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

時豫怠三風十愆先王所敬日日新之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恭沈

孝不敢違其祖思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明遠臣之所為况近

臣于有何所蔽聽忠臣之所諫况佞臣于有何所諂朕承王之休無斁音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史辭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

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敬而不慢仁而不虐誠而不瀆其而後天親之民

懷之鬼享之如此而後可能保天下安中國人三句

全對以天位德惟治治直吏否德亂德者指敬仁

艱哉小繳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則否用惟字法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七字對句釋終始慎敬與讀惟明明后孔安國曰

治亂之機蠡曰九字一句中間為讀又小繳前四

君而能行之首言天位之艱此言聖先王惟時懋敬

長句受之長對句以一字一句受之此短長兩對以一

句首三長對句以一字一句受之此短長兩對以一

厥德克配上帝如上帝所敬事言成湯之治今王

嗣有令緒尚監茲哉繼于盛業之後庶幾毋墜今

皆其序緒此二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對起下二句君子之道造端無輕民事惟難

予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無輕民事惟難

輕懍千若朽無安厥位惟危

冰並上四慎終于始

繳四句且應上終始慎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必利于疾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所慮者德一人元良萬

邦以負以一人對萬邦此逆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此遜于志者求非道之戒利

六言兩邦其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

蔡沈曰史氏取篇中字以為篇目蠡按緇衣

篇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鄭玄曰吉

躬天見于西邑復云云鄭玄曰尹吉亦尹誥

也天當為先字之誤由是觀之周時稱此篇

為尹誥也然其謂先見于西邑復云云見于

太甲篇則尹誥者非必題名也且書之題名

有時史名之有後人名之其出于時史者如

契書收燈 卷之三 卅七 河內柳

湯誓太甲泰誓康誥古書所引稱是也其出於後人者如益稷咸有一德梓材雖古書稱其辭而不稱名者是則戰國先秦之際魯儒生孔子之子孫穿鮒之輩所改易之豈得謂悉出于史氏意哉

伊尹既復政厥辟亦反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官史

辭之

嗚呼天難林反謀市命靡常孔安國曰以其無常故難

常厥德保厥位蔡沈曰天命雖無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

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蔡本匪作靡○孔安國曰九有諸侯

之官刑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墨子所見

似今伊訓中語其九有者不似言諸侯因重讀

鳥詩云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

有毛萇曰九有九州也乃知謂九有以凶者猶云

喪天下也又長發詩云帝命式于九圍蓋指九州

云九有云九圍者殷商之稱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夏戶雅

○庸與上常字同

皇天弗保監于萬邦啓迪厥有命眷求

一德俾作神主二十一字句言天命成湯天子祭

天地故云神主此應常厥德句

惟尹躬暨湯咸有二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於有

莘湯起於七十里以有九有之師所謂九

享亦受也互文已

爰有革夏

正音政或如字○孔安國曰爰於也蔡沈曰於

是改正朔蠡曰正政通政夏桀兇暴之苛政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

民歸于一德對十二字德惟一動對七字罔不吉對三字德二三動對七字

罔不凶對七字對句上用惟字提下句詩惟吉凶不

僭在人僭子念反惟天降災祥在德七字對句並言惠迪吉從

逆凶惟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服厥命應上

天眷中求一德故使王勉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孔安國曰惟

日新之義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則哲臣為上

為德為下為民字為上為下並干傷反為德為民如

舉賢良各任其職則左右萬君其難其慎惟和惟

一各慎乃有位以和德一德德無常師主善為師

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有吉凶何常師之有唯主善

為吉德故可師法善亦然唯俾萬姓咸曰大哉王

言又曰一哉王心言與心並互文萬姓褒賞王之

辭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一篇考案處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五世之廟可以觀德

孔安國曰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祖宗其廟

不毀故可觀德孔穎達曰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

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

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并高祖已下共為

而已據之從呂覽為是萬夫之長可以觀政長下言夏家五廟今既觀惟

呂覽觀政作生謀按生主誤○孔安國曰能整齊萬夫其政可觀蠡曰以警對起證常德與否之切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待政成無自廣以狹人

若者亡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忍反民主罔與成

厥功雖細民不得自盡力于上則君民者孰與成下治天下之功况大臣不盡乎

盤庚一舊三篇今分為四篇

竹書紀年云盤庚名旬即位于奄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史記云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昏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食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

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蔡沈曰左

傳謂盤庚之誥實誥體也

盤庚遷于殷孔安國曰殷亳之別名皇甫謐曰今河南偃師是也鄭玄曰自此改號曰殷

民不適有居蔡沈曰率籲眾感出矢言曰籲音喻適往也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昏匡以生

孔安國曰爰於劉殺也蠡曰二十字一句我王者盤庚也此將命者以盤庚之語告眾故稱我王

皆稱王可以徵焉宅于茲移居于亳也言今我王既徙居于亳者所以重我民命欲使無盡殺以不

能相救卜誓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

以遂生

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此以卜兆告衆之辭

遷都亦謂其奈先王有恪謹服從于天命是以天

意不善其都則不敢常安之五遷中其邑何矣此我

非擅遷龜告之亦如此按竹書紀年始成湯居亳

仲丁元年遷囂河亶甲元年遷相祖乙元年遷耿

六年二年又遷庇南庚三年遷奄以來

至盤庚居奄五邦囂相耿庇奄

今不承于古罔

知天之斷命龜告其吉凶使決其事也言卜既如

此今我不承于先王而從則矧曰其克從先王之

可謂無知天與龜告告之命

烈若顛木之有由藥蔡沈曰由古文作粵藥五達

作枿馬融曰顛木而肄生曰枿○左氏昭八年云

陳猶將復由魏了翁曰說文無由字引書曰若顛

木之有粵枿註云木生條也蠶曰矧曰况於也說

詳大誥先王之烈謂成湯居亳治民言况於從湯

之故都從其舊政于衰殷之政復興猶顛仆之木

復生條肄也按史記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

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

亂於是諸侯莫朝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涉河南治

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顛木之譬可以此觀焉天其永我命

盤庚二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孔安國曰

曰在位指新邑卿士朝臣之居而言也舊服蓋成

湯所定五服在王城四方者常者復舊制也自仲

使衆知天意之辭言卜兆既如此則知天其為永

久我殷國命居于此新邑繼復成湯之大業而致

安天下之人

丁遷、翼、于、今、五、邦、故、五、服、非、其、舊、今、既、教、民、服、其、化、徙、毫、是、以、五、服、之、制、復、成、湯、之、舊、以、正、其、法、度、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箴、之、林、及、○、曰、於、也、盤、庚、無、有、敢、伏、中、絕、民、之、所、

箴、規、上、者、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庭、王、庭、若、如、是、

格汝衆予告汝訓即下文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蔡

曰、謀、去、汝、之、私、心、毋、下、傲、上、古我先王指、成、湯、亦惟圖

任舊人共政共、音、恭、○、舊、人、湯、王、世、家、舊、臣、安、國、為、老、成、人、蔡、沈、為、沮、遷、都、者、並、非、也、

此、語、古、豈、盤、王播告之王、即、先、王、修不匿厥指修、

飾、其、王用丕欽罔有逸言王、又、先、王、也、蓋、衍、文、逸、

逸、言、即、不、民用大變用、此、變、志、從、化、今汝聒聒起

信險膚聒、故、活、反、○、鄭、玄、曰、聒、如、聒、耳、之、聒、蔡、沈、曰、險、險、諛、孔、安、國、曰、膚、膚、受、蠶、曰、今、者、對、

古、之、辭、聒、詆、也、謂、人、人、聒、耳、相、聒、也、言、今、我、亦、

從、先、王、之、所、為、而、告、汝、亦、欲、不、匿、其、指、丕、欽、罔、有、

逸、言、而、汝、非、常、無、大、變、又、却、聒、聒、相、聒、起、而、信、

險、諛、膚、受、之、言、而、不、從、于、我、之、所、告、大、異、于、湯、時、

民予弗知乃所訟孔、安、國、曰、我、不、知、下、非予自荒茲

德惟汝含德不揚予一人廢、先、王、之、德、汝、不、欲、從、

是、弃、舍、先、王、之、德、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孔、

且、不、畏、予、之、命、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孔、

國、曰、逸、過、也、蠶、曰、觀、大、謂、畏、也、不、可、嚮、邇、之、意、言、

雖、汝、隱、蔽、先、王、之、德、予、亦、不、可、謂、無、其、罪、何、則、當、

汝、率、命、之、初、不、收、之、延、令、長、其、惡、猶、為、大、之、不、可、

嚮、邇、而、不、撲、滅、之、惟、予、拙、謀、之、至、使、汝、成、就、過、失、

若網在綱有條不紊不紊、音、問、○、孔、安、國、曰、紊、亂、

各有條理而不亂蔡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漢

帝紀穡作耆○孔安國曰穡耕稼也蔡沈曰勤於

田畝則秋成熟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永建汝家

乃敢大言汝有積德此應前汝歎黜乃心言汝能

遠邇惜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

稷陸德明曰昏或作昏音敏爾雅昏皆訓強越

之稱戎毒不使民從禮義猶戎狄昏妄爾言汝今

不施實德抑塞民志不從此不畏昏昧遠近之民

處商賈醫卜之業不勉強作勞力服事田畝於是

千國其無有黍稷何以祭宗廟百汝不和吉言于

百姓惟汝自生毒之吉恐告誤言汝不和順予所告

以生毒也乃敗禍茲宄以自災于厥身如此則民

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先悉薦反

也恫音通痛也○乃汝互文相時儉氏猶昏顧于

箴言其發有逸口相息亮反儉思廉反○馬融曰

逸口猶逸言杜口不言也視是走小利之民尚相

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或長皆不欲徙故其道辭或短

制以使得中汝曷弗告朕而昏動以浮言怒沈于

道非知箴言也如物浮于水上或西或東無所

衆停止其告于上也為短長之命其告于下也以

浮言皆無實之言也昏動相動若火之燎于原不

民心也上云浮言下云沈有味

可嚮邇其猶可撲滅燎力召反嚮許亮反撲音卜

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

惡之易也如大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杜預曰言不可撲滅又莊十四年君子曰商書所

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

滅者其如蔡良侯平杜預曰言惡易長而難滅今

據二文考之句首各有惡之易也四字不知丘明

所見有此四字後脫之耶但尚書中無也字左氏

戴記諸書所引往往有也字亦不知古有也字後

人省之耶將出于引用者修飾耶又且左氏所引

則以惡之不可救乃謂其猶可撲滅故元凱解之

以為不可撲滅今說書者則否曰火炎不可嚮邇

尚可撲滅若果然其義則可謂丘明年書本意以

引證者也雖古豈有失本義而強證之者哉然則

說者過其義可知焉今據左氏解此句曰汝以浮

言沈溺衆心衆人與汝惡而不知悛之惡日畏不

可救猶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尚不可撲滅也

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曰則字受上而言

如此則汝與衆各自為不安非我有咎此照遷任

有言曰任如林反古賢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蘇軾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敬蔡沈曰盤庚所引其

意在人惟求舊一句所謂舊者謂世臣舊家非謂

老人詳下文可見若為老人則又何侮老成古我

人之有蠹曰以下謂先王用舊人故先引此

先王暨乃祖乃父昏及逸勤相與同勞逸子孫宜

先王暨乃祖乃父昏及逸勤相與同勞逸子孫宜

先王暨乃祖乃父昏及逸勤相與同勞逸子孫宜

先王暨乃祖乃父昏及逸勤相與同勞逸子孫宜

之法予敢動用非罰以敢為不敢者非也下云不敢

不可言豈敢也動用舉動用之也非罰與非德反

對即德也言我亦欲君臣同勞逸故使之亦以德

益加賞也所以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蔡沈曰世

非一世選簡也勞勤勞王家也掩蔽也茲予大享

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與音預○茲

猶言以是也孔叢子云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

祖其從與享之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

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

也般庚擊其事以厲其世臣蠡曰言我先王世世

簡汝家勤勞于王家者以告于祖廟我亦從其遺

緒不敢蔽汝善以此大享先王亦告之汝祖從與

享之則當在傍聽之汝若善則汝予亦不敢動用

祖降之福汝若不善則降之災曰予亦不敢動用

非德謂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難射並如字

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夫射失毅則不中而受罰必

志於毅則不失正鵠而受賞故以為喻言汝受賞

則汝祖亦從而災之自古我先王至此小繳處汝

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如有音又長

猶且也閱鰥寡孤獨政之所先勉出乃力聽予一

人之作猷欲不妄聽作猷猶為政無有遠邇用罪

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漢孝王囂傳王嘉傳並彰作

罪恐罰誤用罰用德與上用非罰用非德上反論言

邦無遠近其人不服政則用罰以伏其誅從政則

用賞以彰其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 祭義 十一

罰有善則衆人之功。逸○韋昭曰逸過也孔安國曰。凡爾衆其惟致告告古毒反○序云無或敢伏

也汝弱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

事齊乃位度乃口重總戒前事。罰及爾身弗可悔

不用前戒則汝祖假手于我災之

盤庚三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蔡沈曰乃話民之弗率

誕告用曹丁但反馬其有衆咸造

也勿褻在王庭不褻息列反○雖皆至志。盤庚乃登

進厥民曰皆無押迎躡踏

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孔安國曰嗚呼古我前后罔

不惟民之承保后先君無不思民昏惑鮮以不浮

于天時鮮息淺反○孔安國曰感憂浮行也孔穎

未詳如二孔氏則無字不可讀無句不可解觀下

殷降大虐殷盛也小序謂祖乙圮于耿言相土為

王雖從天時而天盛降大虐也舊說殷為殷商非

也夫殷者盤庚所徙之地後以為國號此語先王

且非作降大虐于殷不通先王不懷厥攸作明允

卿曰利用即三事之一。蠡曰：古都雖美，苟為民不利，則弃而徙，所以思民之奉安。居而相憂，無以不從。而汝曷弗念？汝何不我古后之聞承汝。讀俾汝

惟喜康共我先王聞受汝祖之所言，不敢違之。亦

唯使汝祖非汝有咎。比于罰，使汝祖輩有一咎

與民相議，而民無懷二心。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

汝故以不從厥志。我奉順先王之為，呼汝安此

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試嘗也。左、右之曰

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我困若如此，乃咸大不宣

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上國曰：汝皆大不布腹心

敬念以誠，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也。孔安國曰：鞠窮

憂朕之攸困，以徙使中我感。動則自窮若猶如乘舟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

屬，惟昏以沈。臭尺售反，載昨代反。屬音燭。○孔安

皆為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晉語云：改葬申生，

臭徹於外，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為敗。蠡曰：

二句以舟譬載，如下不輸爾載之載，言其乘舟不以

濟，必敗壞其所載。汝誠間斷不得至，屬於岸，必覆。

惟相與及，不其或替。自怒曷瘳，瘳勅留反。○無其

鞠苦，雖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汝不謀永

以避之，此汝大。今其有今罔後。蔡沈曰：猶言有汝

何生在上。汝既不謀避災，却勸已憂，然則可謂

有今日，不知明日何得持生在上。今

何生在上。

予命汝戒一無起穢以自臭穢臭謂違王而不從猶舟不濟而臭所載

怒人倚乃身迂乃心迂迂丘勇反倚於綺反○倚偏

徒則人以汝為倚偏迂潤予迂績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

汝眾我徒固在迂迂五駕反畜許六反○爾雅云迂迎也蟲曰

于汝衆人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

爾勞刃報反下同○孔安國曰羞進用以也蔡沈

者上下高后先后皆同然失于政陳于茲陳列也茲

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爾雅云崇重也

下同自予念至此直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

猷同心讀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

有比比毘至反○生生指衆幼孫故有爽德自上

其罰汝孔安國曰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

德皆與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無

上對言尊先王既勞汝父祖也反論汝共作我畜民汝有

戕則在乃心讀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

斷棄汝不救乃死畜許六反戕茲良反斷都管反

而汝有戕賊法則之心則我先王撫勞汝父祖者

久是以汝父祖亦思報之以斷棄汝不救其罪也

自汝罔至此直下一讀汝有戕則有乃心應上予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讀乃祖乃父丕乃告

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為古毒反○先儒訓亂

之義亂即廢亂之義亂政謂廢亂政法之臣同位

猶言同朝而坐也貝玉猶今俸祿廩米也漢食貨

志云洪範八政二曰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

所分財布利通有無也又有大貝壯貝小貝

貝四品各有差等猶今有金銀銅大小錢也尸

位素餐君子所耻上天所罰故謂之丕刑言予無

戒汝之亂政與之同朝而坐與之爵祿則汝迪高

后丕乃崇降弗祥言汝父祖開導我先后大崇降

一讀言非帝先后獨答予謂曷虐朕民汝父祖亦

惡予告訴予先后也此予克羞爾用懷爾汝亦不

羞懷之道也上二章述先后之怒故先君後臣下

二章述先臣之怒故先臣後君互文而然文理語

脉可以說味安國不知文法此章亦以為責臣之

辭至愚不可謂矣蔡氏亦謂對民衆責臣之辭非

直為群臣言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易舊

也吁滔滔哉反今讀如字○不易猶常道也不易永敬指上

四章違其道則受先后父祖之怒此可憂之事無

昏絕遠萬反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孔

國曰分分明蠹曰分字不可解恐各誤言汝各謀

念不易永敬之道以相共從予言中者猶執中之

道于汝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茲充讀

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左傳

作其下乃作則無不吉不迪暫遇茲充我九字及

滅之二字劓魚器反種之勇反○孔安國曰顛隕

越墜也孔穎達曰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左氏

僖九年齊桓公曰恐隕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曰

恐隕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曰

恐隕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曰

恐隕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曰

恐隕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曰

弗敢失墜，頂越孔安國曰：割也。爾雅云：珍絕，育長也。蠡曰：不吉不迪，顛越不恭，皆言不奉君命也。遇相，遇，暇之言，暫時，近，毒，究之，人滅之二字，劇珍註脚，誤入本文，左氏無此者，是也。易種，杜預謂轉生，種，類，言汝不奉朕命，則我乃誅汝，不使子孫從居此新邑也。上云：遺育，下云：易種，文意可詭味。

往哉生生

往哉，猶往欽哉。

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四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

始遷都其居未

定其位未正，故先定正之爰，接誤。

無戲怠懋，建大命。

鄭玄曰：勉立我大命，今予其敷心。

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一歷，歷指也。一告，告之。因罪爾衆。

罔猶非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一母也。比，毗志反。〇無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罔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

于朕邦。孔安國曰：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

山之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于前

人之功，故復往居亳，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

者，地高水下，而無河地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蠡

曰：此二十二字，不可得而解，恐有脫誤。其降凶德

者，推他例，則如桀蒙天誅，自喪其國之謂也。而上

云：多于前，罔，下云：嘉績于朕邦，語皆齟齬。且下文

山之險，為往于亳，皆不穩矣。故余並不取焉。姑闕

者，識。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

動萬民，以遷。罔有定極，朕者，盤庚自稱。言民以不

當其居相怨曰君何為世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京師刊本脫越字今從註疏本及蔡

相怨惡其上故上天懲民患苦將顛覆成湯之德而發亂頂越我商家蓋謂帝陽甲之時殷衰子弟

相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我及厚敬

之命于上天天顧用以使永肆予冲人孔安國曰冲童也

曰冲無童義冲童音相近故誤古書非廢厥謀多此類如列子同字作童可以見焉

由靈雅音的○爾各非敢違卜用宏茲爾雅云雅音的至也

按非廢以下亦不可強解恐有脫誤肆受上辭受恭承永地于新邑者而言也然則厥謀指民謀靈

指上帝言非廢汝謀至由從上帝也各疑亦誤古音相近卜上篇所謂卜替也貴憤誤先儒從爾雅

訓大以為大業然貴豈有大業之義乎蓋言我雖罪下廢汝謀由從上帝亦非欲敢違卜也

憤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長竹文反○召詔云周公乃朝用書

命庶殷侯甸男邦伯由此觀之邦伯者殷侯甸男各建州長謂之邦伯鄭玄註禮記云殷之州長曰

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是也師長所謂弼成五服咸建五長肇十有二州十有二師之師長蓋邦伯

師長在外者百執事之人在內者酒誥所謂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是也

尚皆隱哉尚猶也不必訓庶幾皆指凡百政事而

子以吾為隱與之隱盤庚呼州長百執事曰上天明明命卜如此則猶能以凡百之事私而隱天哉

言汝欲不徙者隱天而行私也安國謂當庶幾相

隱括共為善政按荀子云拘木必將下隳括烝矯

韓非子云特自直之箭百世無矢特自圓之木千世與輪而世皆棄車射禽者隱括之道用也乃知

彙括者、矯拘木之器、以二字連續者、為其名、隱字
豈彙括之義乎、穎達不知之、引何休公羊序、隱括
使繩墨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簡相息亮反、○
寡聞哉、

雅云、相、助慮也、言予其平、朕不肩好貨、敢恭生、
素勉、撰、助、法、思、敬、我、衆、人、朕、不、肩、好、貨、敢、恭、生、
好、呼、報、反、○爾雅云、肩、勝也、舍人曰、肩、強之、勝也、
蠡曰、周頌云、佛時仔肩、鄭箋云、佛、輔、時、是、仔、肩、任
也、毛傳云、仔、肩、克也、按此云、肩、好、彼、云、仔、肩、好、仔
字相似、古音必二字熟語、其一必有誤、未、知、所、適
從、姑、就、此、篇、謂、之、肩、勝、也、任、也、言、意、委、任、之、
言、我、意、不、委、任、于、貨、利、唯、敢、常、為、恭、敬、衆、人、鞠、人

謀人之保、居叙欽、按康王自稱、鞠子、言窮困人也、
下人指眾人、言我謀民之安、居處次、
序是敬矣、所謂乃正厥位、綏爰有衆、今我既羞告、

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孔讀、否、俯、久、反、○孔穎
達曰、若、否、言、不、知、下、我、所

告順合於汝心乎、否耶、蠡曰、否、恐、不、誤、言、今、我、進
告、汝、於、我、心、志、如、此、其、大、矣、汝、毋、有、不、敬、也、所、謂
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是、也、上、云、我、謀、
人、之、保、居、叙、欽、此、云、汝、罔、有、弗、欽、言、我、既、欽、矣、汝

亦宜、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言汝無眩貨、總聚之、人人各自用、以施民于德、政、
則民永任汝、其心無好利之弊、上云、朕不肩好、
貨、敢恭生、生、此、云、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
敷、民、德、上、下、相、照、蓋、當、時、有、視、利、不、徙、者、也、

說命上、陸德明曰、說、本、又、作、兌、並、音、悅、
蠡曰、戴、記、引、三、篇、語、皆、作、兌、命、
蔡沈曰、說、命、記、下、高、宗、命、傳、說、之、言、命、之、
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也、

王宅憂亮陰、亮、龍、張、反、陰、烏、含、反、論、語、作、諒、闇、或、諒、
武、丁、名、昭、史、記、云、帝、盤、庚、崩、弟、小、辛、立、小、辛、崩、弟、
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立、廟、號、曰、高、宗、家、語、云、子

本、書、文、盡、卷、之、三、三、十一、海、月、樓、
函、同、壽、歲

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孔子曰
 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
 三年成湯既沒大甲聽於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
 於周公其義一也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
 者殷之賢王也蠡曰此篇王即武丁也孔安國曰
 亮信陰默也禮記鄭註云諒古作梁楯謂之梁闇
 讀如鶉鷓之鷓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楯也皇
 侃論語疏云或呼倚廬為諒陰或呼為梁闇或呼
 為梁盭各隨義而言之祭沈曰儀禮剪屏柱楯鄭
 氏謂柱楯是也先儒為信默則於諒陰三年不言
 為語複而不可解三祀既免喪歸吉其惟弗言孔
 矣居憂居父喪也國曰猶不言政孔穎達曰既免喪
 可以言而猶不言故史錄亮陰之事以發端蠡曰按
 楚語云昔殷武丁能奪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
 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武丁勿宅於河
 內從河內復歸于亳已雖賢不得其輔則民之不可
 治者如此故雖免喪未曾言政事恭默思得賢佐也
 史記云

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群臣咸諫于
 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群臣咸諫于
 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之字指下
 所言也明哲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天子君
 人實仰為法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天子君
 有司各受其職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弗類○楚語二
 余恐丘勇反○茲故弗言恭默思道○政事一任冢
 弗類猶言不肖○道思夢帝賚予良弼○賚力反其
 代予言○敢告群臣乃審
 厥象○使工營○俾以形旁求于天下○物說築傳巖之
 野惟肖○云傳說舉於版築之間離騷云說操築於

高后列祖有聖德者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上蔡沈曰是命者始政于天下終說復于王曰復後惟木從繩則正后

從諫則聖思曰睿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按上二句

雖不命亦欲其奉受其職况賜命予我疇敢不祗

若王之休命祗音支○下篇云說拜誓首曰敢對

晉侯曰重耳敢再拜誓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古昔對天子之辭焉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穎

違曰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孔安國曰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

之法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墨子邦

作立承作奉大夫作卿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爾雅云亂治也墨子云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豫錯之也

將下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

欽若惟民從乂孔安國曰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

治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冑直又反鄒季友曰字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省息井反陸德明曰

職再命受服鄭注云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

命王之中士亦再命然則再命已上受服蔡沈曰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動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身者戒其有所輕動蠡曰省作青是也言干戈所以禦青却青其身也禮緇衣篇引此作省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

休孔安國曰言王戒此四惟惟治亂在庶官治直

則治失人則亂官不及私昵惟其能陸音女

尼爾爵罔及惡德惟其賢王制云論定而後官之

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賢

者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其功喪息浪反惟事

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釋能者孔安國無啓寵納

侮無耻過作非戒私昵鄒季友曰無毋通蠡曰君

之也孔穎達曰仲虺之誥云改悔不吝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蠡曰四事八句各變其體應前二

句古文惟厥攸居政事惟醇禮記作下爵無及惡德

辭妙處正通醇純音同按記引上一句而及此句有味哉

由是觀之其攸居猶云其所任也指舉賢能無及惡德私昵者而言之言去私惡

而任處賢能則其政事醇厚也黷于祭祀時謂弗欽黷徒谷反禮記作而祭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禮

禮作事難舊如字今讀乃且反按禮作事是也事煩事煩苛之政也事神事神蝶黷之祀也難災害

也王曰昔哉說乃言惟服有肯哉說也乃不良

于言予罔聞于行聞音問行下孟反舊讀並如字

安聞說拜稽首曰稽音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于世不艱誠不為難允協于先王成德不減惟說不言有厥咎於是不肖而言之

說命下

竹書紀年云武丁在位六年命卿士傅說視學養老意者此篇史錄其時事也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

竹書紀年云小子即位六年命世子

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孔穎達曰既乃遯于荒野按竹書紀年武丁元年命甘盤為卿士則孔說為愈入宅于河自河徂亳國語云武丁入于河自河

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厥終罔顯

從

輔相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

蘖魚列

師凱曰麴酒母蘖牙末也蔡沈曰酒麴多則苦蘖多則甘麴蘖得中然後成酒若作和羹

爾惟鹽梅

和如字又胡卧反梅亦作楛○蔡沈曰羹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

成爾交修予罔予棄

楚語予並作余罔作無○交謂如麴蘖鹽梅各相須而成

罔母予惟克邁乃訓邁務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

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林之奇曰傳說稱王而告之與禹曰帝先天之下文

勢正同蠡曰此以下所謂視學之事王欲求人當求多聞者是能立事然學古聖王之訓然後有得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永世作永惟學遜

志矜時敏厥修乃來

上一句學記作敬孫矜時敏○蔡沈曰遜謙抑也時敏無

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允所不及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

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茲道指上惟敦學半敦教同

學念終始典于學

學或教教亦居學之半思居

恒勉學無厥德修罔覺

蔡沈曰德之所修有不

來道積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如先王建學之法

率由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孔安國

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人使列衆官

天子親享國之三老五更皆知國之故事上者也無

又列于庶位皆招致國老賢者之謂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

德時乃風

風風聲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蔡沈曰手足

臣輔而君聖蠡曰股肱良哉元首明哉意

昔先正保衡先正者皆言先

世輔政臣君牙篇云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

典時式文侯之命云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

雲漢之詩云羣后先正則不我父母先祖胡寧忍

乎禮緇衣篇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可必

參考焉君奭篇云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

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太甲篇云嗣王不惠予何衡

然則保衡即阿衡成湯而云伊尹太甲而云保衡

同一人而異其稱則太甲幼而伊尹攝其政疑殷

時稱攝政曰阿衡或稱保衡此篇述佐成湯之事

亦稱保衡者已在攝太甲之後而言之故以其稱

號稱作我先王蠡曰令興起成湯乃曰予弗克俾

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孟子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

樂堯舜之道焉湯使人三往聘之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

堯舜之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云思天下君哉

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也佑我烈祖格于皇天之言天

格君奭篇云成湯既受命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

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

專美有商蔡沈曰傳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之成德監于先王之成憲高宗以

伊尹望傳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于有商惟后非賢不人惟賢非后不

食賢祿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辟必亦也繼說拜誓首曰誓音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彤日

彤音融下同

小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史記云武

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曰云

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為德立其

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鄒季友曰按說命篇首稱王此篇首稱高宗史臣不應逆

書廟號史記謂祖已諫於高宗時作書於祖庚時蓋亦因篇首高宗二字而曲為之說耳

稱祖已曰者乃史臣之辭非祖已自作書也此必祖庚彤祭高宗也彤祭高宗而曰高宗

彤日者如仲康命胤侯而曰胤侯命掌六師高宗命傳說而曰惟說命總百官也蠡曰後

世儒者不泛涉古書以已所見誣古人亦左手按瑯琊代醉亦有此說滔滔若天下皆

是也。竹書紀年云：高宗在位二十九年。彤祭大廟，有雉來。又按紀年所載，高宗在位五十九年崩，祖庚立，祖庚元年作高宗之訓，此高宗彤祭與高宗之訓，其相距三十年，豈謂彤祭高宗一哉？且其篇首稱高宗，稱祖己曰史官自後叙其事之辭，所謂祖己作高宗彤日者，但惟天監下民以下為然，猶後世於古人書，作中之序，耳。季友輩不知體裁，一概以為謂并序祖己之所為，宜矣。其為紛紛，又且說命稱王者時史或錄傳說告戒，及高宗往復之辭，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猶太甲三篇及典謨，故不稱高宗而稱王，此篇亦至祖己。本文稱王而不稱高宗，猶盤庚四篇，序則稱盤庚，本文則偏稱王而不稱盤庚，可以見焉。

高宗彤日 爾雅云：高曰彤。周曰繹，又祭也。孫炎曰：祭者，祭之且日之享賓也。何休曰：越有雉雉，居候繼作日事，但不灌地降神耳。

作响。○越爰也。經止云有雉雉，小序史記漢五行志皆云：升鼎耳而雉。蓋古有所傳聞也。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漢成帝紀五行志，孔光音通。○格，猶祖考來格之。格，古云神之來享。祭曰格。先格王，成湯也。彤之前日，來享祭，今有雉異者，所祭之王，使今王怖畏，正國政也。何以知然？則成帝紀云：大災降於祖廟，有星孛于東方。書云：惟先格王正厥事。又孔光傳云：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乃訓于王曰：有不正也，可見如先儒說，則遂不通。

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史記無民字。○典，刑也。無民字，如何？**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夭民，民中絕命。** 仲竹史記絕下有其字，是也。○孔安國曰：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蠡曰：中絕，其命，中絕天

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孔安國曰不順德言無

既孚命正厥德史記孚作附孔光傳作付並是也

于人以正其德有吉德則付之妖孽乃曰其如台

何按台何古通用不必訓我言不省嗚呼王司

敬民史記司作嗣恐此篇脫漏○王高罔非天胤

舊讀連典字今從史記胤字絕句史記祀無豐于

昵史記此句作常祀毋禮於弃道○按史記以典

融曰昵考也謂禰廟也蓋昵禰音近通用祭大祖

西伯戡黎戡音堪黎力

陳師凱曰胡氏筆叢云竹書紀年云帝辛四

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

于呂尚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按此大戡黎

西伯既戡黎爾雅云戡勝也孔穎達曰黎國漢之上

祖伊恐丘勇反○孔穎達今潞州曰祖伊疑祖己之後奔告于王

曰告古毒反天子絕句如說天既訖我殷命訖絕

受格人元龜格人至人以假○孔安國曰

曰格人猶先非先王不相我後人亮反惟王淫戲

用自絕使帥涓作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酒池肉林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史記康作安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天性猶言天命虞度也今我民困弗欲喪喪息浪反○所

諸侯百姓怨望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擊擊音至史

胡不至○此以民言今王其如台史記如台作奈

王其奈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史記句尾有

生與死有天命在我祖伊反曰反退也嗚呼乃罪

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爾罪多參在于天天之

殷之即喪指乃功孔安國曰殷之就○指汝功

武王也指願即兄武王之成功龜曰指汝所為乃謂

強解不無戮于爾邦戮天誅

微子

孔安國曰微圻內國名子爵鄒季友曰微國

在東郡聊城今博州聊城縣有微子故城蔡

微子若曰若如此史以微子之父師少師父師少師史記父作

詩照反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作下殷不有治政

曰父師大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孔穎達

曰畢命篇王呼畢公為父師畢公時為大師周官

孤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乃知大師是箕子也家

語云比于是紂之親則諸父宋世家云箕子者紂

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

以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
 文各以意言之耳蠡曰孟子謂以紂為兄之子而
 有微子則微子非兄明矣只其為紂之叔父者比于
 與史記亂正作治政是也治蓋衍文殷我祖底
 其弗或亂正四方言不能以政治四方也
 遂陳于上底之履反史記無底字○孔安國曰我祖底
 醜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記醜况其反蔡呼句反史
 是用亂敗湯德於下○孔安國曰我紂也下下
 世也蔡沈曰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己猶不忍
 斥言之蠡曰宋儒不知文辭尚矣我者親辭如我
 祖我老彭是也雖無紂字曰我則猶言我王也
 殷罔不小大好野艸竊姦究史記罔不二字作既好
 竊盜野卿士師師非度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為姦
 竊盜野卿士師師非度上充卿士已下相師效為非

法度蠡曰按罔不字管到此句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史記凡作皆
 黃曰紂為逋逃主則如楚無字之閹逃入王宮執法者不能得之小民方興相為
 敵讎方當今殷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史記淪
 大其二字徐廣曰津涯一作舟航喪息浪反下同
 ○按淪作典為勝裴駟謂典國典也國失典常故
 無所至留猶涉水無津涯可到下文
 云殷遂喪此云淪喪重複且不成義殷遂喪越至
 于今喪字讀越屬下言曰父師少師馬融曰重呼
 曰者更於是我其發出狂史記狂作往出尺類反史記
 端之辭如字○孔安國曰我念殷亡
 發疾生狂蔡沈曰紂發出顛狂鄭玄曰紂禍敗如
 此我其發起出往蠡曰按微子之命狂作往為是
 吾家老遜于荒又作旄莫報反史記作吾家保
 于喪徐廣曰一云於是家保○孔

安國曰：在家菴亂，故欲避。出於荒野，蔡沈曰：我家老成人，皆逃遁于荒野。史記註：馬融曰：卿大夫稱家，蠡曰：微子之志，在不失社稷，而持其祭器。造于周，則史記為是，言我其發作出行，則吾殷家之社稷，保全于喪亂之中也。蓋史記則據伏生，此則出梅賾，數百年之物，不能無謬誤。按往狂聲與，皆相似，保與菴，喪與荒，並聲相亂，是以謬傳，衍一遜字耳。今爾無指告，史記告，爾作女，予顛濟若之何其，舊讀予字屬上，按下文指作故，予顛濟若之何其，王子弗出，我乃顛濟，當從此例屬下，濟陸音子，細反，玉篇子兮反，蔡音戕，西反，史記作躋。○顛濟，猶言顛越，左氏昭十三年傳云：老而無子，知濟於溝壑矣。王肅曰：是微子求救，誨也。蠡曰：微子雖志決于保社稷，然殷國之存亡，在此一舉，故請二子而曰：今汝無指告于我，則奈予殷國社稷，永顛墜何。故父師答之，以紂惡遂滅其國，予不速出，則我宗廟社稷，顛濟也。古文如此，照應註家，何滔滔哉。鄭玄曰：其語助，齊魯之間，聲如姬，與禮記何居同，蠡曰：父師若曰，比干不見，如子曰：何其夜如何其之其，父師若曰，比干不見，心同，王子，亦說曰：王之例，孔安國曰：天毒降災荒，省文，王子，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作天篤，下蕃亡殷國。○按篤，毒聲亂，亡下災，以荒音同，二字當從史記，言天厭紂凶德，故篤喪殷國，方興沈酗于酒，史記無此句。○乃罔畏，畏，不長，其當畏，逆也。蠡曰：方興句，與此相接，續今據史記，舊有位人四字，本釋考長語，誤入正文。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此下與史記大異，不知今文如史遷所錄，與然陸德明載此以下，馬融鄭玄異同，乃知伏生本亦與此頗同，而大史公以意改易之，故不一取之，攘如羊反，牲音全。○蠡曰：攘，如攘羊，攘雞之攘，馬融曰：天

聲如姬，與禮記何居同，蠡曰：父師若曰，比干不見，如子曰：何其夜如何其之其，父師若曰，比干不見，心同，王子，亦說曰：王之例，孔安國曰：天毒降災荒，省文，王子，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作天篤，下蕃亡殷國。○按篤，毒聲亂，亡下災，以荒音同，二字當從史記，言天厭紂凶德，故篤喪殷國，方興沈酗于酒，史記無此句。○乃罔畏，畏，不長，其當畏，逆也。蠡曰：方興句，與此相接，續今據史記，舊有位人四字，本釋考長語，誤入正文。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此下與史記大異，不知今文如史遷所錄，與然陸德明載此以下，馬融鄭玄異同，乃知伏生本亦與此頗同，而大史公以意改易之，故不一取之，攘如羊反，牲音全。○蠡曰：攘，如攘羊，攘雞之攘，馬融曰：天

曰神地曰祗孔安國曰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孔穎達曰曲禮云天子以犧牛祭必用純色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中牲牲以牲為言必是體全具也經傳多言三牲知是牛羊豕也犧牲為俎實則用者簠簋之實謂黍稷稻粱也蔡沈以牲絕句用字屬下曰用以相容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宄而已哉蠡曰此以下至篇末佶屈聱牙不可強解意必有錯謬如犧牲牲是牛羊豕則犧在史記註徐廣曰一云犧牲或牲牲不可謂犧牲牲史記註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犧由此觀之牲牲二字蓋古釋犧降字後誤混正文也以用為器實似強無災未詳降

監殷民用人讎歛召敵讎不怠陸德明曰上讎鄭音疇馬本作稠曰數也斂馬鄭力艷反謂賊斂也○蔡沈曰不怠力行不息也蠡曰上讎作稠是也蓋以音訛稠歛猶重斂民指有司言有司用治重斂此招敵讎而不怠也微子既言小大好中竊姦宄小民相為敵讎

故父師對之曰此由有司竊犧牲罪合于一多瘠

罔詔是之甚也天下之惡皆歸焉是也孔安國曰多瘠罔詔使民多瘠病而無中詔救之者蠡曰商今

其有災我興受其敗不可奈何商其淪喪我因為臣

僕忠臣不欲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此答爾無

今我告汝速出蹈行我殷家舊業也云刻子三字未詳舊說想像之言固不經穎達引呂覽而其文

無箕子請立啓王子弗出我乃顛隳孔安國曰子

難我殷家宗廟乃顛墜無自靖人自獻于先王馬

靖作清謂潔也○自靖人指微子我不顧行遯當

汝自清潔人宜生自奉供于先王



死報泉下不復省

自秦始也

逃去示去就之義

自秦始也

王子出丹江賈

今謂不

其命喪

商共命喪

商共命喪

焚書收燼卷之三

終

罪合

